

趙譽船先生註

新式標點  
白話註釋

古文  
讀  
止

上海  
中原書局出版

此書與歐  
文梅聖並  
詩集可曉  
讀就直講  
得梅平了  
的生書君  
的講上首  
直東詩書  
引在詩書  
嘯講上書  
本義都識  
之釋長是  
憂此東坡  
引作雖道  
吾黨樂可  
是反證在  
當聖證窮  
富聖陽的  
梅聖陽的  
集聖陽的  
更讀明已  
正文無東  
論反論披

新式標點  
白話註釋  
古文觀止 卷十一

宜賓趙譽船評註

古邗劉鐵冷校刊

上梅直講書 第一百八十四篇

蘇軾

軾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

人衆不滿  
聖俞言下  
是歌然的

徒孔子之  
道正是歌  
明東坡感  
激將來處  
蜀黨伏根  
可惜本東  
坡初舉進  
士時少年  
氣盛所以  
文章尤為  
近古不家  
自成一候  
的歐陽公  
聞大名引  
出梅公是  
借資定主  
自叙亦頗  
敘得體亦  
事考試平  
道事揭樂  
一亦何出  
易此樂一

古文觀止 卷十一

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語意圓足  
引傳詩尾  
有相應說  
直講但得  
語意看來  
東坡的書  
意只是孔  
君子所說  
不感發一  
樂道是一  
篇主腦在  
此結出

原評說是叙士遇知己之樂。但是所引「周公恐懼流言日」與「孔子厄於陳蔡時」的情事，無論正喻反譬，總覺這事是不很妥當的。及讀了歐陽公梅聖俞詩集序即以「詩人少達而多窮」及「困於州縣」「鬱其所蓄」等句，方敢斷定東坡此書，只是安慰梅公。不必憂仕宦之不達，但憂吾黨之不能共樂。中間極叙自己平日的仰慕，及今日列於門牆之下，弦歌樂道，是何等的千秋事業。觀末段所引書傳「不怨天不尤人」及「優哉遊哉」就明白了。

一〔賦〕蘇東坡名，對長者上書，自稱名梅公，是東坡的房師，有知己之感。在科舉時代，師門禮節，是很重的。稱名是書函中事（鴟鴞）音蚩鴟，詩幽風篇名周公居東時所作，為鴟鴞的言語，自訴地滿懷的哀怨。按鴟鴞在西方名夜鶩是個夜鳴鳥。周公被讒居東三年，罪人斯得。周公作此詩，貽成王表示他忠愛王室的用心。（君奭）奭音釋，召公名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夾輔成王。召公不悅，周公作此篇，中多戒勉的言詞。史記說「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

攝王政，今復在臣位」總之書意是憂讒畏譏，有不滿意地方。東坡引書的用意，不過作個反證，表示聖賢樂道的事。（史）史記漢司馬遷撰（厄）與阮同被困事（陳蔡）春秋時二國名，孔子將之荆，絕糧於陳蔡之間（弦歌）彈琴歌詩，行若無事。孔子楚聘歌，即作於那時。「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三（顏淵）仲由，皆孔子弟子，相從。陳蔡的人（匪）即非字，詩書均作匪，不作非，因篆隸文不同處，兩字通用。（兕）音似獸名，牛的一類，頂

止一角，皮很堅厚，可以制甲。（率）這個當做循字解。（曠野）廣漠大野，沒有人煙的地方。在這句話裏，可以知道是說絕糧了。（病）這是形容字，說不足為實的話。（宰）縣官的別名。（樂）音洛。（管蔡）管叔名鮮，蔡叔名度，文王子，王弟，孟子「管叔以殷叛」。

三（歐陽公）即歐陽修。（梅公）即梅聖俞。

（上）上聲。（下）去聲。（飄然）瀟灑自得貌。（對偶）即駢儷文字。（聲律）詩賦最講究聲律，所以詩賦為聲律之學。唐宋以詩賦取士，這時候文辭已極，所以不久，就改試經義了。物久則變，是自然的趨勢。（升斗之祿）東坡初為福昌主簿，所以自言為升斗之祿。（度）音鐸，詩「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即度字的正義。（京師）宋都開封，是現在開封，為宋時的京師。（禮部）官署名，掌學校禮秩及貢舉事。唐人詩「禮闈春榜動長安」可證。（執事）是指梅直講執事，書函通用。

四（獲在第二）宋仁宗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共事，得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文忠。文忠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子固所作，乃真第二。（先容）為人介紹揄揚的事。（請屬）唐宋科舉，科條沒有後來的嚴密，每每有請託的事，如岐王、韋王、維事，即其證。屬音燭。

五（知己）古語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又史記管晏列傳「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僥）音矯，偶然得來意。（車騎）宋時進士及第，有彩旗十二對，皆騎馬簪花為導，騎去聲。（閭巷）街市的觀者。這是東坡極力寫及第時得意的情形，正表明師門的樂處。  
六（傳）去聲，書傳所傳。孟子「傳有之」，皆是（尤）怨也。（優哉游哉）自得狀，語助詞。（卒）應作過字解。（五品）官位的等級。（溫然）和樂貌。（朴）與樸通，作厚字解。樸木皮厚，可以入藥，名厚朴。（與）與預通。

以下數篇  
照山曉閣  
本評  
叙出名亭  
不忘是一  
籍主意  
引出證  
先記作亭  
疏事用筆  
以憂字擊  
動喜字  
詳記喜字  
形容盡致  
反寫不雨  
用筆非常  
在攝取文  
中神采是  
正寫喜雨  
寫出得雨  
的樂處只  
無他奇切  
字是一個  
應不忘字  
歌亦活潑  
一如神龍  
雨而天

喜雨亭記 第一百八十五篇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

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林次崖評：「說喜雨處，切當人情。通澈流動，如珠走盤，雨不離乎盤。他人有此意思，無此筆力。」

山曉閣評：亭成於望雨得雨之際，其喜可知。因以名亭，層次說入，反正發議。原評：「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漾，可謂極才人之雅事矣。」我說做文沒有他奇，只是一個切字。東坡此記，處處認定喜字，雨字，亭字，從中說出雨的關係，與名亭次序，均是想入非非，不越於理，所以爲世傳誦。

一〔志〕與誌同，玉堂志思：「志音至，心之所謂志，又記也。」（周公得禾名書）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書，經篇名，今缺。（漢武得鼎名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於汾水上，遂改元爲元鼎。（叔孫勝敵名子）左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僑如。東坡

引證這三件事，表明喜雨亭是個紀念的名詞。

二〔扶風〕郡名，本漢右扶風，現在陝西關中道西部的轄地。（官舍）即扶風官署，按東坡年譜：嘉祐五年，簽書鳳翔府判官扶風是鳳翔府的古名（休息）宋時仕官十日休沐，一日休息，即休沐。

三〔雨〕去聲，下雨珠雨玉均同。（岐山）小

錄文以爲此  
文東坡此  
文調爲八  
仿因爲起  
承轉合處  
處與新義  
是相新時  
了前清明  
此做品已  
高不可現  
至於現

名，在今陝西岐山縣西北。（陽）山南爲陽。（有年）豐收的年成。（彌月）詩「誕彌厥月」滿一個月說。（越）俗語過了幾天。（商賈）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賈音古（竹）音卞。

四（舉酒）舉酒設客落成此亭。（屬）音燭，以酒敬客事。（薦饑）連年米穀無熟，就要打饑荒了。（滋熾）熾是火盛狀，這是比喻年成不好，飢民作亂，勢子是很盛的。（優遊）閒適自得狀。（樂）音洛（不遺）卽詩「不我遐棄」意。此段分兩層說，一說不得兩年收不足，饑民爲亂，我

### 凌虛臺記 第一百八十六篇

們天下辦理獄訟，那裏在這個亭上，優遊的共樂，一說天雨是豐年的預兆，我同衆位在此亭上飲酒，是很樂的事。

五（襦）音儒，照滑稽傳羅襦字解，是女子衣服。（伊）發語詞。（太守）秦本名郡守，宋以後改郡爲府，故又作知府的稱呼。（造物）與造化同，是說天有創造萬物的能力。（大空）天本積氣，望之無際，東坡此語，很有玄語，因爲天空的神祕，不容易窺伺，太空的名詞比喻極似（冥冥）無知覺狀。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



在此調八誰不  
 復知有亦  
 復制名詞  
 即無人知  
 復此句起  
 遺二句破  
 筆題意自  
 成一段是  
 方之四  
 承筆是所  
 講文法小  
 整齊了齋  
 以爲牧齋  
 所議公築  
 叙陳公築  
 藝與陳公  
 東坡極似  
 文筆極似  
 柳州神似  
 自爾清超  
 與昌黎爲  
 近自爾清  
 與昌黎爲  
 的說義不  
 不精離不  
 無窮的感  
 慨自來流  
 露出自然  
 放觀四方  
 是文勢自  
 然開文的  
 注亦是的

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  
 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  
 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  
 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  
 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  
 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  
 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  
 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  
 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  
 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  
 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所作感概  
感傷動哀  
是此等文  
方但看地  
題古法方  
合哀感亦  
不與官此  
當與黃閱  
竹樓知對  
章變化文  
輕對開  
是對面  
補法記  
是一出作  
文法記

凌虛臺的命名，本是超忽無定，所以東坡從廢興存亡處着想，發出中間的三段議論。雖說歡愉之文促，哀感之文長。一切的文字，都有牠個性的存在。名家的文字，一篇有一篇的精密，絕對不是千篇一律的，即如此文的做法，移之喜雨亭記，絕對不能通過。東坡此記，發揮許多哲理，其胸中實有無窮的感慨，借他人的酒盃，澆自己的傀儡。雖其文筆與柳州相似，但却沒有柳州那樣的顯露出來，曠觀達識，可作此記的確評。

一〔南山〕即終南山一名秦嶺自甘肅通過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都是終南山。主山在陝西長安縣（終南）又名中南（麗）附也，又碑石之隙曰麗（扶風）鳳翔府的古名，今陝西咸陽縣（太守）古官名，今廢府治，此名不存。民國初年，尚有一二處，有府知事名稱，旋廢，後改屬道治，今亦廢。（凌虛）臺名，義取凌空而起，四無附麗意。名勝志凌虛臺在鳳翔府西門外，所謂「凌虛夕照」為鳳翔八景之一。

二〔陳公〕東坡尺牘有與陳太守書，不知即其人否（逍遙）徜徉自得貌（纍纍）相連屬

狀。（旅行）古時行商，多結隊而行，所謂「旅行隊」是（簷）古本多作危字，古義「屋棟上也」今作簷字，音鹽（恍然）恍古作恍，恍兮惚兮，神情飄忽狀（踴躍）皆是形容凌虛的景况（奮迅）亦是形容凌字義（從事）判官是佐貳官。

三〔復〕答復意，通作覆（翳）音衣，隱蔽義（虺）音卉，小蛇，太公兵法「為虺弗摧，將化為蛇」（竄）音爨，逃匿不見（復）扶又切，作再字解，與答復的復字異，按即滄海桑田意，不過如此說來，不見痕迹。



的樂趣一分  
 第二層由  
 夫所謂求  
 福而至是  
 謂求福而  
 得福第一  
 是明無常  
 說幻無常  
 仍是世間  
 業不是出  
 世間義是  
 第二層是  
 出世間義  
 點出美惡  
 憂樂字以  
 一不可不  
 哀乎不叫  
 醒乎不叫  
 是超然然  
 語意的清  
 超非的沒  
 有出離人  
 然超然在  
 真義自的  
 第三段敘  
 論守旁西  
 事在察人  
 自的已不  
 意已不能

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  
 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  
 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  
 可不大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  
 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  
 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  
 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  
 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  
 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  
 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  
 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

出第七即 置他不可 然但不可 疑然不可 妙無可與 禮文可與 羣文可與 臺上為點 第六段就 清極其人 涉筆極其 追念占想 此等見山 此段從解 心想方有 從超然著 第五段純 點事略為 筆為然寫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肆筆超然

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東坡筆記：「書子由超然臺賦後：「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為可貴也。」東坡當日，以「精確高妙」四字，許可子由的超然臺賦。我即以此「精確高妙」四字，批評東坡的超然臺記。讀者會通來看，必有所得的。但是第三段的語氣，「予自錢唐移守膠西，」東坡似有不能釋然於中，錄臨城道中詩，作超然臺的參考：「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釋韓。」按「移守膠西，」即通判杭州，徙知密州事。東坡筆記載有「蓬萊閣望海，及適文登兩事，雖與本事無涉。東坡在遷調中，又「何往而不樂？」所以本文的「精確高妙，」兄弟唱和文章，是人生極快樂的事。

作收筆與  
他處不同  
自係文無  
定法可爲  
拘泥人說

一〔樂〕音洛（舖糟啜醢）語出屈原列傳  
見本篇第八十二篇註。

二〔夫〕音扶（物）指人生一切事業，不必  
專向富貴功名上說，東坡此記內容哲理頗多，只  
是人欲與天理的戰爭，能夠超然物外，又何所不  
容呢？但是美惡去取中間，亦很不容易的。（去）  
上聲。

三〔蓋〕論語「蓋有之矣」蓋字作盡字解，  
其實蓋盡兩字，字形本相近的。（眩）音玄，迷惑  
狀（覆）音福（隙中觀鬥）這是借用蟻穴觀  
鬥的事喻有生之倫，小至蝸角蠻觸，兩方勝負，競  
爭都很烈的人，又何獨不然？

四〔錢塘〕東坡以忤王安石通判杭州，卽今  
浙江杭縣（膠西）卽今山東膠縣及高密縣等  
處。東坡由杭州通判移知密州（楫）音書「擊  
楫中流」楫普通呼作槳（雕牆）五子之歌「  
峻宇雕牆」論語「糞土之牆，不可污也」采  
椽論語「山節藻梲」采亦作採，卽柞木論語

藻梲，是在木上繪花。此是白木房子，並沒有藻飾。  
這是說西湖的美，密州的鄙陋，滿懷的不悅，反擊  
出超然的真義。此等地方，最宜留神。

五〔歲比不登〕連年歉收，地方更是蕭條。比  
去聲（充斥）因爲荒年，民窮則偷，所以獄訟的  
事，是很多的（齋廚）蔬食爲齋，這要用孟子「  
庖有肥肉」句，纔能形容「齋廚」二字，非仕宦  
所樂（索然）是一無所有狀（枸杞）卽現在  
菊花菜，并不是枸杞菊花二物的合名。但是枸杞  
的嫩苗，亦有用作菜蔬。總之這是說居貧景况，不  
能肉食的苦衷（處）上聲（期年）一年的光  
景期音基（淳）民俗樸實。

六〔安邱高密〕二縣今屬山東膠東道（暮  
音緝，重行修補（放意肆志）極言因臺得樂  
的快處。

七〔馬耳〕（常山）兩山均在山東諸城縣  
南。秦漢時高士多隱居其間。（見）音現（幾）  
平聲（盧山）在諸城縣東南。秦博士盧敖避難

起處水即引  
大張君發  
由張君發  
出東屋選  
居東山亭  
放鶴亭  
彭城第二段  
景是觀的  
用放鶴亭  
散漫不專  
寫風景  
寫山人  
二寫山井

於此山中，因以得名。盧敖，秦時博士。穆陵，關名，在臨朐縣南大觀山上。左傳：「南至於穆陵。」師尚父，即太公望。周武王尊之為師尚父，為齊國的始祖。齊威公，即齊桓公，名小白，以削霸興齊。遺烈，伯王的餘業。澠水，源出山東莒縣西北箕屋山，東北流經諸城、高密、安邱、納涑水、汶水，又經澠縣、昌邑，入於海。韓信與龍且戰，夾澠水而陣，就是這個地方。慨然，悲感狀。太息，歎泣。

放鶴亭記 第一百八十八篇

八「搗」讀若絜，搗取園蔬供食。釀，作酒曰釀。秫酒，高粱所釀的酒，即是現在所稱的燒酒。秫音術。淪，音藥，義作烹字解。脫粟，粗米僅存稗殼，不很精鑿的米。晏子春秋：「晏子相齊食脫粟飯。」九「濟南」今山東歷城縣。時子由以陳州教授，改著作郎，齊州掌書記。超然，臺名，義謂超乎物之外，不受人世拘束事。子由有超然臺賦，即為此記而作。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

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徠東山而歸，故名

蘇軾

鶴出亭井  
 點出狀物  
 來善此段  
 情考語高  
 第三段高  
 與山人遊  
 隱居山樂  
 處隱居樂  
 在何處就  
 易與詩就  
 隱德之士  
 寫照之  
 好以衛懿  
 文的反證  
 又從鶴上  
 寫出一個  
 的陪客將  
 第四段將  
 酒與鶴較  
 只是一個  
 居樂處雖  
 南面王無  
 以易也無  
 何等胸襟  
 是與同情  
 第五段叙

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藉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飽汝。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處招鶴  
放鶴深  
非與鶴  
遠與鶴  
稱是鶴  
的詩是  
鶴士相

山曉閣評：「張君亭鶴，前幅叙清。後因鶴及酒，以南面之君，陪山林之士，兩兩相形。結出隱居之樂，世莫與並。」原評：「記放鶴亭，却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題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我於此文，只見一片神光，欲即欲離，是東坡極得意的手筆。閒情逸趣，極得自然之妙。東坡嘗說：「唐無文章，只有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此篇作法，是仿昌黎的文法。昌黎的盤谷序，只抄了李愿所說的話。此文放鶴招鶴之歌，亦是張山人的著作。寫在後面，正與昌黎相同。

一〔熙寧〕宋神宗年號。（彭城）縣名，即今江蘇銅山縣。（雲龍山人）雲龍山在鋼山縣南。張天驥隱居於此，故以為號。（張君）即天驥。草堂，山人所居，皆以草堂為名，並不是草屋。（扉）音非，陶詩：「以杖叩荆扉。」即是鄉間用荆棘編成的門戶。（麓）音祿，山足曰麓。書：「納於大麓。」

二〔岡〕山脊名岡，古詩：「振衣千仞岡。」（嶺）山頂為嶺。（一面）據山曉閣本：「一面」

作「十二」字。（隱然）不分明貌。（大環）凡物成了圈形，皆名為環。（馴）音旬，順服意。（縱）放出，任牠到各處去。（如）作往字解。（陂田）山旁的田畝。波音卑。又黃陂縣名，讀作皮。（雲表）飛翔雲端，鶴飛是極高的。（儻）音素，羽衣翻翻貌。又作歸字解。

三〔郡守〕東坡由密州調守徐州。（賓佐僚吏）知府的屬官。（挹）詩：「挹彼注酒。」斟酒的事。一本作揖字。（南面）南面而朝，代表作帝